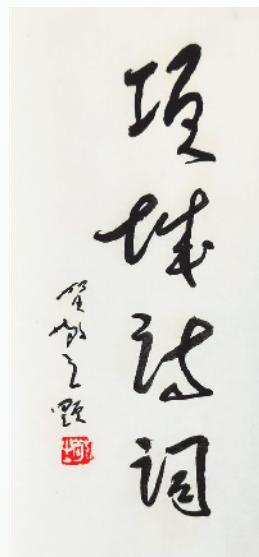


·诗心永耀·

贺敬之先生与《项城诗词》的往事

李建华



贺敬之题写的刊名

每当提起贺老对《项城诗词》的关心与支持，我心中总是久久不能平静，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与深情。贺老即贺敬之先生。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、剧作家、文艺理论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，他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。我从小便对他十分崇拜，初中时就读过他的《回延安》《雷锋之歌》《三门峡——梳妆台》《桂林山水歌》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《放声歌唱》等轰动全国的诗作。那诗句气势磅礴、雄浑豪放、情感炽热、荡人心腑，让我暗下决心：将来也要向他学习，立志成为一名诗人。

时光荏苒。2008年9月我接任项城诗社社长。为提升《项城诗词》的知名度，我一方面狠抓作品质量，一方面试图邀请全国有影响力的诗词大家题写刊名。恰巧，我订阅的2009年第一期《乡土诗人》寄到，其中一篇地方诗词学会会长致谢贺老的文章吸

引了我——文中提到贺老平易近人，曾为他们学会的会刊题写刊名。我深受触动，灵机一动：何不也请贺老为《项城诗词》题写刊名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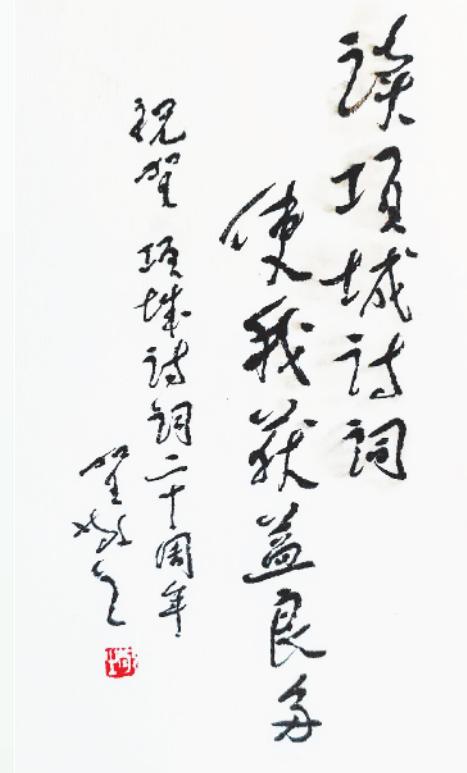
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诗友。他却说：“贺老是全国闻名的大诗人，与你素不相识。何况咱们只是个县级刊物，还是死心吧。”他的话虽不无道理，但我仍不甘心。经多方打听，得知贺老的通讯地址在北京西城区，便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去。没想到几天后，贺老的秘书打来电话，说贺老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，仍为《项城诗词》题写了刊名，并已寄出，请注意查收。果然，2009年3月9日上午，我收到了这幅墨宝。看着那刚健、逸美、潇洒大气的题字，我顿时眼眶湿润。

从2009年第二期起，《项城诗词》便启用了贺老题写的刊名，每期也都寄给他一份样刊。转眼到了2015年，适逢项城诗词学会成立二十周年，我又想到贺老，想请他题词纪念。这次我直接拨通电话，起初是一位保姆接听。她说自己是河南人，听说我也来自河南，显得格外亲切。贺老接过电话后，我说明情况，他又一次爽快答应。他还肯定《项城诗词》办得很有特色，说每期都爱看，并勉励我们：一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，为时代放歌，为人民书写；二要坚持以民族化、大众化，多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。交谈中，他是那样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，让我毫无拘束之感。果然，一周后，我收到了他的题词：“读项城诗词使我获益良多。”这无疑是勉励，是鼓舞，更是激励！

时间来到2024年下半年。得知11月5日是贺老百岁寿辰，我当即为他赶写了一首祝寿诗：“昔日延安一巨星，今仍璀璨耀长空。夜深每每频遥望，是俺人生指路灯。”诗成后，请诗友、项城书法家中执甫先生书写，装裱好后，连同信件一并寄去，信中再次恳请贺老为项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题词。

然而信件寄出十余天，未有回音。我拨打电话，却已关机。联系上秘书后才得知，贺老已患病住院数月，信件虽已转交，得知了我们的请求，但因手抖严重，他已搁笔多年。即便如此，他仍在病榻上尝试

书写多次，终未如愿。贺老让秘书转达三层意思：一是感谢对他百岁寿辰的祝福；二是向项城诗友致歉；三是祝愿《项城诗词》越办越好。听到这里，电话这头的我，又一次湿了眼眶。那一夜，我再次难以入眠。站在楼顶，遥望京城，遥望那颗璀璨的星，默默祝愿贺老早日痊愈，诗心不老，艺术之树常青！



贺敬之题词

·周口文人·

我与段文先生

李郁

我与段文先生熟识还是近几年的事，主要因缘是我向他请教诗歌创作事宜。

和段文先生认识的人都知道其为人温文尔雅，言不高声，谦谦如也。相识后知先生能饮，几杯过后，语言畅达，性格直率，乐陶陶尽显天真。

约五年前，有一次推杯换盏在太康，我俩却如话家常般聊起西华。当酒酣耳热之际，我盛赞西华诗书画，他听了很有感触，直语于我：“我以前曾想过，我在书法方面比不过刘登龙，绘画方面练不过理勤功，可西华也不能光有书画啊，那我在哪方面能好些呢？那我就写诗吧，在写诗这方面，让他们超不过我，相互之间也就各有所长，这样我就致力于诗歌了。”

言语之间，不仅使我感到他的雅兴，感到他的努力与自信，更感到他对文化事业的执着与坚守。他这几句话，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。我想，他说的这些哪是说西华啊，他是在说周口啊，在周口他的古风及律绝诗作，谁又能超得过呢？

段文先生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、中国散曲研究

会会员、河南诗词学会副会长、河南诗词学会散曲工委顾问、周口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，著有《三溪集》《南曲小令格律》《沙颖诗词曲选集》等。

因爱诗歌，我曾几次叨扰先生，请教韵律，请教平仄，请教起承转合等。创作律绝诗的声韵，目前仍是双重标准，可新可旧。然而我发现，有学创作律绝的人，连起承转合都未知，更不要说意境、意象，却张口闭口“平水”，好像不“平水”就没“水”，好像只有“平水”才是高雅的，而新韵就是粗浅庸俗的，只有“平水”出来的律绝才是正统的诗，还有人说服我也写“平水”，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带着这样的疑惑，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先生请教。想他作为一个资深诗人，会偏向于“平水”，或者来个折中，没想到先生直言，创作律绝要用新韵，还批评固守“平水”是僵化。现在的人说现代汉语，为什么要用古人声调去写诗，鼓励我以新韵创作旧体。他支持新韵创作律绝诗歌的主张，使我既感意外，又深受鼓舞，更使我有了用新韵的底气。

先生不仅诗词曲三者兼善，书法造诣也深厚。

他为淮阳弦歌台藏经楼自创自书的楹联，便充分展现出文人书法所特有的蕴藉与古朴。

2021年，我读了他的古风体《二板桥头独酌待月吟并序》，感到此诗作得极好，就为之写了千字的评论。后来他跟我说“诗写得不好，评得好”。这一句自谦的妙语，简练如诗且含义丰富：谦虚、幽默、礼貌，还高抬了我。

近几年来，先生为弘扬家乡文化费心、费时、费力，先后编著了《〈刁阳集〉校注》《西华古代诗词选释》。前者是对明代西华举人王云明个人文集的校注，后者则是西华数百年诗词的集大成之作。他以一己之力，四处奔走，搜集整理。

眼下，他仍每天往返图书馆，忙于搜集历代西华人的科考史料，计划为西华县的进士、举人写传略文本，以便结集。

我和段文先生是同龄人，都年逾古稀，倏忽几年未见，有时电话求教顺便问候，知他身体康健而读写不辍，仍在为文化事业笔耕不辍，虽至晚景，犹为霞满天。